

# 紅色中國的挑戰

G·斯坦因著

李凤鸣译



封面设计：秦裕芳

内部教学参考书

1980年3月

---

上海 希望书店

1946年10月初版

(1—1500册)

---

## 序幕 这就是延安

延安看来乡气、安静、朴素，与其说象中国共产主义的军政中心，毋宁说更象中世纪学院的校园。

太阳投射在这片半野蛮而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显得安静和谐。

千年古塔闪耀在狭窄的三条河谷会合的地方的山岩上，高大金黄，河谷空漠无树，只有点点的低矮房屋。近处有古老的城墙，掩藏着延安的空空的旧址，延安的砖土房屋被日本轰炸完了，只有几处毁坏一半的石门站在大路旁边，很多碎石被山洪冲到田地里去，成为长着亚麻的沃土。

一排排高陡的山峰，或是黄色的荒地，或是长着绿油油的小麦小米，闪耀着。

和这一切五颜六色相对的，是在山边张口凝视的数不清的窑洞，在窑洞之上是一缕缕的炊烟从看不见的烟筒里升起，还有一排排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的窑式房屋的拱门。

羊、牛、马在河谷里、山上吃草，戴着宽边草帽的农夫在整饬的田地里工作。穿着兰白衣服的人们蹲在浅的河流上，洗衣服、小孩，或是自己洗澡。马骡商队带着沉重的驮载，在尘土的路上，从穿着破旧的兰棉制服的学生、兵士、公务人员的身边，缓慢地走过去，铁匠在露天的茅屋里为农民们做工具。工人在路边做砖。商人们在小的商店里货摊里忙碌着。小孩在广大的校园里玩耍。

我們在交际处訂下，这是令人愉快的一片窑洞砖房的庭院。几个人以友誼的自然的礼貌迎接我們。我們每人有一間小屋：砖地、紙窗、板床，一张新而大的写字台，几朵鮮花。然后，別人离开我們，讓我們在一次长的旅行以后休息。

共产党似乎不象我們所相象地那样急于宣传，善于宣传。在最初几天內，沒有发生多少事情。我們的到达，似乎使他們高兴，而且乐于帮助我們工作。但他們并不故意給我們什么印象，表现着安靜的含蓄。他們的态度好象是：用你們自己的眼睛来看吧。

很明显地，他們怀疑我們的国民党同业。謝博士（譯者按：謝为政府指定之記者团領队）的反犹太主义和排外主义（他們把这叫做法西斯主义）似乎給他們深刻的印象。我們一行中的几个国民党同业似乎不安适。在最初，这两派中国人之間的空气有些紧张，虽然表面上很友好。这令人想起重庆中宣部长談到国共糾紛时最喜欢用的一个名詞：“家事”。

交际处中，国共紧张空气中的一个因素，确实是一件家事。这件事关乎从重庆来的一个响导，他的弟兄們分裂为国民党信徒和共产党信徒。我們的响导和兄弟二人在重庆工作，另外的弟兄則在延安工作。很明显地，这三个共产党不愿意来看他們的国民党右派的弟兄，最后終於来拜訪他們时，也有点形式；这事在国民党集团之間，引起了共产党压迫这些不幸的异教徒的猜测。

一时之間，我們不大露面，最初的几天多半和延安的两个外国人消磨，一个是林迈可，他是英国的經濟学家，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天从北平逃出，自那以后，一直帮助八路軍做

无线电工程。另一个是美国医生，他取了中国名字馬海德，他在当地一个医院中已經工作了六年了。他們都說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对于边区中共抗日根据地甚为称贊。

不久，白天晚上，我都有工作了，在我的記者生涯中，这比任何时候工作都更勤苦。

我必須去掉若干怀疑，在亚洲从未有过的一种生活的强烈而惊奇的印象后面去探取真理。我和共产党的領袖，非共产党的領袖，負責任的官員一談几个鐘头，我恐怕我沒有多大注意他們的時間寶貴。我反覆地考問他們，不顧禮貌地詢問他們政治生活里的細节，根据国民党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問題。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見任何能讓別人如此訪問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我訪問政府机关、軍隊、工厂、模范农場、大学、学校、医院、法院、監獄，跑去参加自治組織的會議。我和很多普通人，特别是非共产党員談話。而且我不断地想出批判的了解了的新方法，根据我在中国他处的經驗和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知識，彻底研究延安政治制度和实践的各方面的詳情。

我完全自由的去做調查，要到那里去就到那里，要和誰談話就和誰談話。沒有不准問的問題，沒有被拒絕的答复。

延安的政治場面反映着它的朴素的地址的安靜簡單。前景是中共中央总部，它在楊家山，这是很多粉刷白色的房子和窑洞，由穿过菜畦的行人道和陡峭山路連接一起，有一个近代建筑的小的秘書处，从这里中共中央委员会指导一百万黨員的工作；还有一所大的石头建造的大礼堂，其中罗斯福邱吉尔蔣委員长的照片和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照片掛在一起，罗邱蔣的照片看来有点陈旧了，很明显地不是为了我們

才掛起來的。

共產黨中央是一個安靜而繁忙的地方，在這裡，幾百個負責人員的工作和私生活似乎已經溶合在一種踏實的自發的熱情的開路先鋒的氣氛中了。

那個穿著寬大外衣、高大、和善、言語行動似乎有點遲緩的五十歲的人，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黨中央的工作人員似乎和他都很親切。

毛澤東的樣子和行動仍然象農民和教員，他本來是農民，後來又當過教員的。他和易近人，簡單，深思而且精確。他的特殊有力的前額，他的透視一切和極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及其成熟的人格所表現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示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領袖。他和嚴厲的、忧心忡忡的蔣委員長是完全相反的。

上山不遠就是軍隊總司令部。每個人都叫它毛家坪，在這裡，蘭制服和衛兵警衛著象似交際處那麼一所庭院的低矮的磚門。這是中共戰鬥部隊的神經中樞。在那些裝有極其原始的無線電設備的窯洞內，從華中華北敵後戰線上接到每天的战斗報告。

作戰室的地圖表示出軍事史上最複雜的形象，它們表示著中共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的大小十三個解放區，這一區域據稱有八千萬到九千萬的人口，民兵二百萬。它們列舉著中共正規軍的最近配置，據稱正規軍有五十萬之多。它們詳細的表舉出數十萬日軍及無數偽軍的配置，表示著它們如何被中共地區包圍在鐵路公路兩旁的狹長地帶和大城市的周圍。

生活工作在總司令部的幾百個人員是非常忙的。因為戰地司令步行騎馬經過數月，穿越數十條敵人封鎖綫，不斷地。



从前方各处到来。

总司令是朱德将军；他身体宽厚，虽然已经五十八岁，还是非常强壮；他说话很少，他的聪明的、条纹深刻、令人愉快的面容为军队人民所敬爱，因为他的和善高兴的微笑使每一个人都愉快。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成为战略家和人民领袖了。

“他好象聪明而且诚实”一个国民党同业对我說，很明显他被自己的印象惊愕了。

另一个中心似乎是中共创造的新民主主义自治政府的机关。

在延安中心具有花园和菜园的一所有围墙的庭院中，有一个巨大的厅堂，写着人民参议会的字样。它靠近边区政府的石头平房。法律在这里通过，行政在这里由全民自由选出的代表各阶级的人物来执行。

奇怪的是，对于选举参议员的老百姓，和选举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各部首长的参议员，只有一个限制，共产党员不能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位置。参议员，常驻委员及政府负责官吏的三分之二必须是非共产党员。

更奇怪的是，在这一切人民选举的机构和一切其他地方，共产党员都由总部受到严格的命令，以一切方法来便利非共产党员的工作并推进新民主主义的发展。

延安政治舞台的后台是大的群众集会、演剧、秧歌。

穿着普通士兵的没有徽章的兰棉军服的人，和似乎不相识的老百姓聊天，被介绍给我们时，原来是有名的军队指挥官。

其他的人，穿着象书记学生一样的棉衣的，和他们开玩笑或严肃谈话的，原来是重要的党务人员，高级政府官吏，

或是有名的教授。

有名的女革命家、女小說家、女教育家、女演員，和农妇，工厂女工、秘書、女学生、教員在一起，她們穿着一样的服装，都帶着一頂受大众喜欢的軍帽，这頂軍帽似乎成了这新民主主义中男女老幼的一部分了。

当我走过那看来空漠的河谷，拜訪充滿了生命和活动的原始的窑洞时，这一个乡野地方和它在半个中国所起的作用之間的矛盾，給我的印象越来越深了。

这一个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为半个中国的首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指导中心，新中国的模型，来和重庆爭胜呢？

这里是延安，人口只有四万，其中一万二千是兵士、党政人員和学生；沒有电，沒有現代机器，除了四五輛旧卡車以外，沒有摩托交通，实际上沒有公路，沒有可以航行的河流，沒有飞机从外面运入物資，在它控制之下的巨大的地区和八千万人民，散处在敌人后方，夹在无数的敌人封鎖綫之間；唯一在战区之外的具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边区則三面被重庆軍队的严厉的封鎖所包围，而第四面，也大部被黄河沿岸的日本軍队所包围。

那里是重庆，人口几达一百万，有电力厂、工厂、現代机械、千万輛卡車摩托車，千万里公路和航路，千百架盟国飞机每天运来供应品，并且还有中国若干最肥沃的区域和一万万五千万人民作为它的巨大的連結一起的后方。

从远处来看，和延安比較来看，重庆的物質困难，似乎沒有我从近处所認为的那么严重，而它的潛在的力量（坚强的民主政府早就能动員起来的）比我过去所相信的似乎更为巨大。

重庆的日漸恶化的形势，象梦魔一样的不断地来打扰我。





在最近几年来，我都看见它——它越来越厌战、越松懈、没办法；它的灰色的轰炸过的修补起来的房子，新的竹造房子扩展在更大更广的青青的肥沃的稻田上，重庆越来越大了，但也越来越没有生气了；它的日益增多的人群在污秽的街道的腐朽而琐细的商业气氛中，看来都受有压制而心神无主，这些人本来不只是准备忍受的，而且还准备被动员起来行动的；它的公务员一年一年的坐在冗员过多的政府机关里，越来越营养不良，越垂头丧气；虽然有这一切情形，他们仍是愿意把战争打完，帮助政府在优良领导的改革之下来克服一切困难。在事实上，不是在它自己的宣传上，重庆的痛苦不是由于积极的作战努力，它是一个被动作战的悲惨的城市，不是一个努力奋发的城市，而是一个无用的顽固的城市。

我能认为，小小的延安之能与重庆争胜，是由于共产党真正知道如何利用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心和手的能力吗？

在六七个礼拜以后来评断这个和其他一些当我第一度考察时碰到的问题，仍是太早。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就这两个城市的明显的气氛上的不同，作几个初步的结论。

这是我那时在日记上所写下的。

第一，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虽然大部分的领袖和千万别人已经打了十七年的仗——和国民党十年内战，一九三七年几个月作战以后，和日本人七年惨酷的战争，而自一九四一年，又加上了和重庆的象是战争的东西。很明显的，战争成为他们的职业了。

第二，不依赖外来援助；他们喜欢得到外来援助，但不依靠它。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第三，不論年齡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別年青，而且充滿了欢乐与信心。他們老是說，他們經歷过比今天更大得多的困难，而且常常克服了困难；他們似乎是說，不管我們相信与否，将来是他們的。

第四，他們似乎决不私下互相說坏話。这里沒有象重庆一样的毀謗与閒談；在重庆，每隔几天，人們总要把一个新来者拉到角落里去談同仁或长官的短处，但是关于延安制度上残留的缺点，这里却有很多公开的批評，这种事在重庆是不能容許的。

第五，他們的缺点主要地是因为由人和生活的乡村的背景及古旧残余而来的无效率的一类，不如重庆人的缺点使人憤怒。因為他們还同时有一种自我批評的热情，真正准备尽可能改正錯誤，如果必要的话，他們不惜改正若干久已被認為最后解决的政策。

第六，延安的領袖了解国民党和国民党区域的情形，似乎比重庆了解延安及其区域，好得多。他們在估計对方的人物与政策，更能有所区别，因為他們的研究方法不是感情的，而是分析的。

在边区住过六个礼拜以后，我們一行中的国民党同业回重庆去了，他們說，他們的編者給他們比研究中共更为重要的任务。而我們的政府响导以为他們對我們沒有用处，因為我們脱离他們而独立，自己去干了。

他們提議帶我們回重庆。但是我們提醒他們：因为蔣委員長讓我們来边区，我們每一个人所提供的書面諾言，我們至少在中共区域住三个月。

“不要管对蔣委員長的諾言吧，你們在延安還沒有看够听够嗎？”他們告訴我們說。

只有沙納汉神父在和中共达成重开边区天主教会的协定以后，离开了。假使重庆繼續拒絕教会人士来的話，这一协定仍是无效的。

三个主要响导离开的时候，心境很坏。从他們預先检查的我們的通訊中，从我們和他們的坦白的談話中，他們知道，我們对于看到听到的都有好印象。其中两个坦白地对我承認，蔣委員長允許我們到延安来，是一大錯誤，假若他以為我們在边区长居居住會使我們相信中共的行政工作只是滑稽劇、作战努力只是欺騙的話，那錯誤就更大了。

他們一定晓得了，象大多数国民党記者晓得了一样，蔣委員長的情报是如何不灵。很明显地，重庆的諂諛者只告訴他，他們以為他愿意听的話。而那些积极于把他推到另一个內战中去的西安的半法西斯煽动家，很明显地只供給他一种情报，这种情报使他以为这一冒险必要而且容易。

我們全体正式訪問延安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的編者拿給我們蔣委員長个人的情报也被西安反共十字軍检查的証据。西安邮政检查官正式通告解放报，寄給蔣委員長，馮玉祥，陈誠，周恩来，和若干別人的解放报在到重庆的途中被沒收了。若干時間以前，解放日报接到从重庆蔣委員長总部的来信，訴說已有好几个月接不到解放日报了。

在和国民党同业的談話中，我注意到很多人，當他們发现，一旦潛伏的精力得到自由和刺激，一切階級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最困难的情形下能够做的事情时，一种忠心的矛盾使他們苦恼，他們对于中国的爱国的忠心使他們倾向于承認延安的許多成就，因此对中国前途更有希望。对于我們共同在延安看見的人物和制度，他們羞涩地表示着确定的民族的驕傲，这种情形有时以普通中国客气話出之。

在另一方面，當他們承認延安比原來預期的更強大更成功更安定时，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忠心似乎使他們更恨共產黨，更害怕共產黨了。他們在我們一行中自己孤立，而且也在若干詭辯的反動分子影響之下，就在延安，他們仍然是重慶那一派麻木的派頭。為了平衡他們對於無可懷疑的許多好的發現（如邊區生產的驚人的發展，軍隊一般身體好，士氣好，使人民有生氣的先驅者的精神），他們強調指出，他們對於延安新民主主義是否真實的懷疑。

我自己呢，也還在懷疑。但在我更詳細考察之前，我必須先整理一下在這六個禮拜中奔入我的腦海的延安新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印象，看它們能否成為一個合理的整體。



# 目 录

序 幕	这就是延安	( 1 )
第一部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11 )
第 一 章	延安政治 A B C	( 12 )
第 二 章	毛泽东的信条	( 19 )
第 三 章	自治政府实验室	( 33 )
第 四 章	官吏养活自己	( 42 )
第 五 章	中国自己的共产党	( 50 )
第二部	“劳动创造一切”	( 59 )
第 六 章	从土地生长出来	( 60 )
第 七 章	工业革命之前	( 71 )
第 八 章	他们这样做买卖	( 79 )
第 九 章	商人们赞成	( 85 )
第 十 章	“匪币”	( 91 )
第 十 一 章	预算平衡	( 97 )
第 十 二 章	合作社	( 103 )
第三部	动员群众	( 109 )
第 十 三 章	政治的舞蹈	( 110 )
第 十 四 章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	( 115 )
第 十 五 章	宗教和家庭	( 122 )
第 十 六 章	一个女人的道路	( 131 )
第 十 七 章	全民就学	( 138 )
第 十 八 章	他们如何对付死亡	( 145 )

第十九章	人性本善	(153)
第二十章	秘密揭穿了	(160)
第四部	战斗盟友三百万	(167)
第二十一章	协助盟军的建議	(168)
第二十二章	三角战争	(178)
第二十三章	一个独特的战争的建立	(190)
第二十四章	中共的战斗力	(197)
第二十五章	美国陆军军事观察组	(210)
第五部	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記	(217)
第二十六章	美国军官在前方的見聞	(218)
第二十七章	外国人的見証	(227)
第二十八章	“我是一个富綽的地主……”	(239)
第二十九章	敌人口中的八路軍	(252)
第六部	一个世界問題的了望	(261)
第三十章	日本准备卷土重来	(262)
第三十一章	延安、莫斯科、与美国	(271)
第七部	一个中国呢？还是两个中国呢？	(285)
第三十二章	中国能团结么？	(286)
第三十三章	重庆的反响	(292)
第三十四章	史迪威被迫去职	(299)
第三十五章	美国在中国的任务	(310)
譯后記		(313)

## 序幕 这就是延安

延安看来乡气、安静、朴素，与其说象中国共产主义的军政中心，毋宁说更象中世纪学院的校园。

太阳投射在这片半野蛮而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显得安静和谐。

千年古塔闪耀在狭窄的三条河谷会合的地方的山岩上，高大金黄，河谷空漠无树，只有点点的低矮房屋。近处有古老的城墙，掩藏着延安的空空的旧址，延安的砖土房屋被日本轰炸完了，只有几处毁坏一半的石门站在大路旁边，很多碎石被山洪冲到田地里去，成为长着亚麻的沃土。

一排排高陡的山峰，或是黄色的荒地，或是长着绿油油的小麦小米，闪耀着。

和这一切五颜六色相对的，是在山边张口凝视的数不清的窑洞，在窑洞之上是一缕缕的炊烟从看不见的烟筒里升起，还有一排排的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的窑式房屋的拱门。

羊、牛、马在河谷里、山上吃草，戴着宽边草帽的农夫在整饬的田地里工作。穿着兰白衣服的人们蹲在浅的河流上，洗衣服、小孩，或是自己洗澡。马骡商队带着沉重的驮载，在尘土的路上，从穿着破旧的兰棉制服的学生、兵士、公务人员的身边，缓慢地走过去，铁匠在露天的茅屋里为农民们做工具。工人在路边做砖。商人们在小的商店里货摊里忙碌着。小孩在广大的校园里玩耍。

我們在交际处訂下，这是令人愉快的一片窑洞砖房的庭院。几个人以友誼的自然的礼貌迎接我們。我們每人有一間小屋：砖地、紙窗、板床，一张新而大的写字台，几朵鮮花。然后，別人离开我們，讓我們在一次长的旅行以后休息。

共产党似乎不象我們所相象地那样急于宣传，善于宣传。在最初几天內，沒有发生多少事情。我們的到达，似乎使他們高兴，而且乐于帮助我們工作。但他們并不故意給我們什么印象，表现着安靜的含蓄。他們的态度好象是：用你們自己的眼睛来看吧。

很明显地，他們怀疑我們的国民党同业。謝博士（譯者按：謝为政府指定之記者团領队）的反犹太主义和排外主义（他們把这叫做法西斯主义）似乎給他們深刻的印象。我們一行中的几个国民党同业似乎不安适。在最初，这两派中国人之間的空气有些紧张，虽然表面上很友好。这令人想起重庆中宣部长談到国共糾紛时最喜欢用的一个名詞：“家事”。

交际处中，国共紧张空气中的一个因素，确实是一件家事。这件事关乎从重庆来的一个响导，他的弟兄們分裂为国民党信徒和共产党信徒。我們的响导和兄弟二人在重庆工作，另外的弟兄則在延安工作。很明显地，这三个共产党不愿意来看他們的国民党右派的弟兄，最后終於来拜訪他們时，也有点形式；这事在国民党集团之間，引起了共产党压迫这些不幸的异教徒的猜测。

一时之間，我們不大露面，最初的几天多半和延安的两个外国人消磨，一个是林迈可，他是英国的經濟学家，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天从北平逃出，自那以后，一直帮助八路軍做



无线电工程。另一个是美国医生，他取了中国名字馬海德，他在当地一个医院中已經工作了六年了。他們都說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对于边区中共抗日根据地甚为称贊。

不久，白天晚上，我都有工作了，在我的記者生涯中，这比任何时候工作都更勤苦。

我必須去掉若干怀疑，在亚洲从未有过的一种生活的强烈而惊奇的印象后面去探取真理。我和共产党的領袖，非共产党的領袖，負責任的官員一談几个鐘头，我恐怕我沒有多大注意他們的時間寶貴。我反覆地考問他們，不顧禮貌地詢問他們政治生活里的細节，根据国民党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問題。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見任何能讓別人如此訪問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我訪問政府机关、軍隊、工厂、模范农場、大学、学校、医院、法院、監獄，跑去参加自治組織的會議。我和很多普通人，特别是非共产党員談話。而且我不断地想出批判的了解了的新方法，根据我在中国他处的經驗和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知識，彻底研究延安政治制度和实践的各方面的詳情。

我完全自由的去做調查，要到那里去就到那里，要和誰談話就和誰談話。沒有不准問的問題，沒有被拒絕的答复。

延安的政治場面反映着它的朴素的地址的安靜簡單。前景是中共中央总部，它在楊家山，这是很多粉刷白色的房子和窑洞，由穿过菜畦的行人道和陡峭山路連接一起，有一个近代建筑的小的秘書处，从这里中共中央委员会指导一百万黨員的工作；还有一所大的石头建造的大礼堂，其中罗斯福邱吉尔蔣委員长的照片和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照片掛在一起，罗邱蔣的照片看来有点陈旧了，很明显地不是为了我們